



码头风云

武汉码头工人革命斗争故事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码头风云

武汉码头工人革命斗争故事

武汉大学中文系《码头风云》写作组
二年级工农兵学员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包括十五篇革命斗争故事。《豹子胆痛打洋巡捕》、《脚印》、《号子喧天》、《铁肩》等，写码头工人机智勇敢地同帝国主义作斗争。《锣声》、《大闹景甫茶楼》、《仇恨的怒火》，写码头工人如何识破头佬的阴谋，团结对敌。《特别任务》、《三贴布告》等，写码头工人不怕牺牲，克服困难，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。《活捉股其周》，写在民主改革时，码头工人如何活捉封建把头股其周。

这些故事文字清新，通俗易懂，热情地歌颂了码头工人敢于革命、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。

码 头 风 云

武汉码头工人革命斗争故事

武汉大学中文系《码头风云》写作组
二年级工农兵学员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4年4月第1版 1975年5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40,001--7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6·683 定价：0.28元

目 录

“豹子胆”痛打洋巡捕·····	(1)
大闹景甫茶楼·····	(8)
号子喧天·····	(19)
特别任务·····	(31)
锣 声·····	(40)
铁 肩·····	(47)
鞭炮迎春·····	(52)
仇恨的怒火·····	(62)
虎口夺盐·····	(74)
脚 印·····	(83)
延运军粮·····	(92)
同心粮袋·····	(102)
三贴布告·····	(107)
智沉炸药船·····	(114)
活捉殷其周·····	(124)

后 记

“豹子胆”痛打洋巡捕

自英帝国主义侵入武汉后，江汉关至现在合作路一带被强行辟为他们的租界。那时，在租界边沿的“华洋”交界处，都设有铁栅。栅子门口，昼夜有巡捕站岗。这些巡捕手提大棒，无恶不作。特别是在一九二〇年前后，英帝国主义为了加强殖民统治，还专门从英国带来了一个巡捕头。这家伙原是英国国内一个工厂的监工，因为欺压工人，被英国工人打瞎了一只眼，大家都叫他“独眼狼”。

独眼狼当了巡捕头，想出了一肚子坏主意，定了一二十条租界“法规”，任意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，欺压中国老百姓。那些码头工人，更是他要骂就骂，想打便打的“下饭菜”。码头工人早就恨透了独眼狼。

一九二三年腊月的一天。

早晨，北风狂叫，滴水成冰。这时，江汉关上的那个丧钟刚响了七下，只见“拉散荒”的码头工人李大福挑着一担煤炭，从苗家码头的江滩上吃力地往岸上走着，边走边喘气。在那时，码头工人本来就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，但封建头佬还要在工人骨头里榨出油来，谁要进码头当固定工人，先得交四、五百块光洋，向头佬买个“名字”。不然，只能“拉散

荒”，做散工，每天半夜三更就得守在码头上，等天亮后领到头佬发的工钱最低的“散筹”，才能进码头扛活。现在快过年了，活路少，“拉散荒”的人又多，李大福一连几天都没有找到活做。今天，他夜里两点多钟就守在码头上，好不容易才领到一根挑煤炭的“散筹”。因为年老体弱，又加上空着肚子，在寒风中冻了四、五个钟头，早已感到支持不下。他刚上岸走到江汉关的马路上，就觉得天旋地转，身子直打晃，实在吃不住，就紧闭眼睛，把担子歇了一下。

李大福咬紧牙关，挑起炭筐准备起身，突然，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抓住了他的后衣领：“哼！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脏污大英帝国的马路。”

李大福转眼一看，只见一只恶狼似的蓝眼睛正盯着他，指着路面嚎叫。原来，李大福歇肩时路上落了点炭灰，恰巧被巡岗的独眼狼看见了。

“这下可坏了！……”不等李大福开口，背上猛然飞来一棒：“他妈的，还不赶快给我把炭灰擦干净。”独眼狼边吼边扯着李大福的破搭肩布。

“这搭肩布……”

“哼！还敢抗拒不擦。”独眼狼蓝眼珠一瞪，照李大福的腿上又是一棒：“不擦，打死你这老东西。”

这情景恰巧被挑炭上岸的小伙子海生看见了，他急忙撂下担子，朝江滩喊道：“快来人哪！洋巡捕打人啦！”独眼狼听见喊声，再看江滩上的工人，个个手举扁担，向岸上急忙赶来。他见势不妙，就慌慌张张地把大肚子一挺，撒腿开溜了。

赶来的工人们，急忙抱起已经昏过去的李大福。海生脱下破棉衣，披在老李身上，操起扁担，去追赶独眼狼。哪知独眼狼早已溜走了。

海生一气之下，急忙朝站岗的巡捕跑去。突然，从江汉路跑来一个彪形大汉，把他迎面拦住：“海生，你跑么事？”

“啊！大叔，独眼狼把李伯伯打昏了。”

“又是他。狗东西呢？”

“跑了。”

“跑了？！跑得了三月三，躲不了九月九。救人要紧，你快背李伯伯回家，我待会就赶来。”

这彪形大汉名叫程震山，大伙又叫他“豹子胆”，也是在苗家码头拉散荒的码头工人。他年纪三十开外，浓眉大眼，身子骨扎扎实实。早先，曾给地主做过长工，又在襄河上当过纤夫，但还是无法糊口，三年前才同一位沔阳老乡来到这炭码头。他为人正直、厚道，胆大心细，遇事总爱在脑子里转上几转，出点主意。见到穷人遭难，不管相识不相识，总爱打抱不平，为穷哥们出出气。对待巡捕和头佬，从不低三下四，生就了一副敢摸老虎屁股的犟脾气。租界“法规”规定：在租界内扛活打号子，要拿钱先买“号子证”。他不买“号子证”不说，还偏要走近“洋楼”吼它几声；临江马路边供洋人阔少们乘凉的长靠椅，是不准穿草鞋的“苦力”坐的，他却偏要在上面坐一坐。有一次，他刚坐在长靠椅上，一个巡捕看见了，赶来举棒就打。程震山起身叉腰，飞起一脚，把巡捕的大棒踢了几丈远，吓得这个家伙转身就跑。他说：“在中国地盘上，哪能容忍洋人横行霸道！就是老虎头上的毛，我也要

拔它几根。”因此，工人们打心眼里敬佩他，说他主意多，胆量大，活象吃了豹子胆，是个堂堂正正的硬汉子。

豹子胆的名声就这样在工人中传开了，连他的真名都很少有人叫了。

且说海生同几个工人把李大福送回家后，不一会，豹子胆赶到李大福的破草棚里。一看见老李腿上用破布包着的伤口，心如刀绞，从不掉泪的豹子胆，此时眼睛湿润润的。他慢慢地蹲下身，把用破草帽装着的一点米放到老李身边，又从系着草绳的破棉袄里取出一包草药：

“大哥，我看您家来了。”

“兄弟啊！你又为我……”李大福的声音颤抖着。

“别说这，大嫂呢？”

“家里三天没揭锅了，她带着仨们一早就出去了，不知讨到没有。我……”

“别难过，您家保重身体要紧。独眼狼这个东西，我们一定要收拾他的。他逼得我们过不好，我们也叫这狗东西不好过。”

豹子胆安慰了李大福几句，心情沉重地走出了破草棚。

两天过去了。

第三天早晨，雪花漫漫。豹子胆挑着一担炭上了马路。他老远就看见独眼狼耸着肩膀，在岗亭里同手下的几个巡捕在指手划脚地谈什么。阶级仇、民族恨顿时涌上心头。“好哇！总算碰到了！”他心里默默地想着：穷哥们平日挑炭，压得腰躬背驼，你还不准从岗亭门前抄近路走。今天，看老子同你试试斤两。豹子胆双眉一皱，计上心来。只见他挑着炭

筐直奔岗亭门前，故意大摇大摆地抖动着炭筐走了过去。

“谁？好大……”话未说完，站岗的巡捕一看是豹子胆，心里一“蹦”，退了两步，瞥了独眼狼一眼。原来，这站岗的巡捕，就是前些时挨了豹子胆一脚的那个家伙。

独眼狼见中国的码头伙竟敢无视租界“法规”，鹰钩鼻子早就气歪了。他那只蓝眼珠瞪得象铜钱，气呼呼地跨出岗亭，向豹子胆扑去。

“站住！”独眼狼“唰”地从腰间抽出警棒，紧紧在后面追赶。

豹子胆见独眼狼果真追来，就顺着江汉路快步小跑。

“他妈的，站住！”独眼狼追得更紧了。

豹子胆边往前小跑，边掉头往后看，只见独眼狼已经追到了花楼街，离居巷不远了，便故意放慢脚步。

跑得气喘嘘嘘的独眼狼，以为豹子胆跑不动了，猛然向前，一把抓住炭筐的绳子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独眼狼上气不接下气，那只蓝眼睛瞪得更圆了。

豹子胆见时机已到，没等独眼狼说完，便大喝一声：“老子今天要你跑着赶来，爬着回去！”说着，顺手将绳子一推，只听“咚”的一响，炭筐猛然落地。独眼狼踉跄了一下，还未站稳脚跟，豹子胆就势抡起扁担，“嗖”的一声，砍将过去。这一扁担不上不下，不偏不歪，正好落到独眼狼的腰部。砍得独眼狼浑身抽筋，惨叫一声，立即瘫倒在地。豹子胆接着又是一脚，独眼狼被踢得滚出老远，只见他四脚朝天，那只露着凶光的蓝眼睛，想睁也睁不开了。

雪花飞得更密了。

“嘟嘟……”后面响起急促的警笛声。豹子胆晓得是巡捕追来了，赶紧挑起炭筐，飞起双腿，急速拐进了小居巷。小居巷早就有几个工人提前赶来等候了。豹子胆和工人们连闪带跃，快步走进了后面的小茶棚。这茶棚是苗家码头工人经常歇脚的地方。一进茶棚，工人们一下围住了豹子胆，七嘴八舌地说开了……

再说洋巡捕们追到居巷门口，一见正是“华洋”交界处，怕有埋伏，暗中吃亏，哪敢跨步赶去。只好垂头丧气地转来，抬着独眼狼朝着栅子门口走去。

不一会，头佬张财三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小茶棚。原来，巡捕们把独眼狼抬回后，主子见自己的“红人”被打成这样，又没抓到“凶手”，便大骂了巡捕一番，还亲自下令，到苗家码头找到了头佬张财三。

张财三这下可吓坏了。他明知豹子胆不好惹，但更怕失去洋靠山，只好找到茶棚。

他一见豹子胆，劈头就问：

“是你打了巡捕头？”

“打了，么样？”

“你真是吃了豹子胆！”

“再欺压穷哥们，老子还要打。”

“咳咳……”张财三本来要耍一阵“威风”，但见工人们都瞪着眼睛，就心虚地干咳了两声，皮笑肉不笑地哀求说：“好好好，立个字据，下次不打了，好不好？”

“立个字据？”豹子胆眉毛倒竖，“噎”的一声，一只脚猛地踏上板凳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张财三的塌鼻子吼道：“你

这个狗奴才，再当巡捕的帮凶，老子连你一起打。”

“对！连狗奴才一起打。”工人们一下都吼了起来。

张财三吓得头冒冷汗，倒退几步。他用发颤的手按了按礼帽，那双绿豆小眼，朝愤怒的工人眨了眨，慌慌张张地溜走了。

豹子胆和工人们望着张财三那副狼狈相，个个笑得前俯后仰。

“程大叔，您家真是吃了豹子胆啦！哈哈……”海生弯着腰，忍住笑，先开腔了。

“哈哈……”工人们笑得更欢了。

独眼狼挨打以后，工人们扬眉吐气，团结得更紧了。豹子胆的名声也传得更远了。

大闹景甫茶楼

一连几天，汉口大达码头的货到得很猛。起了几船瓷器、百货，今天又到了三船棉花拖包。这拖包一丈多长，足有四、五百斤重，只能边扛边拖。从码头到打包厂，少说也有一两里路。码头工人扛着它，老远看去，只能看到一长溜花包在缓缓蠕动；到了近处，才看得见花包下有两双脚在机械地移动着。虽然是三九天气，但扛包的工人身穿单褂，敞着怀，额上汗珠直往下滴。

统治大达码头的大头佬田刮皮，平日都要派他手下的一帮爪牙监视工人干活。今天，因为他新盖的茶楼要树匾挂招牌，只在码头上留了个发“欢喜”的小头佬，其余的都忙着张罗这件“大事”去了。

码头工人黄万清扛了一趟花包，见小头佬都不在码头上，便叫穷哥们歇下来，商量商量对付田刮皮故意拖欠工人力资的办法。正在这时，只见一个又黑又瘦的工人急匆匆地跑来，他前后看了看，连忙分开刚聚拢来的人群，边走边喊：“黄大哥……”黄万清应了一声，回头一望，忙问：“大发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爹——他……他快不行了。”徐大发跑到黄万清跟前，

话没说完就哽住了。旁边的工人们一听，都愣住了。站在一旁的青年工人明旺脱口大骂：

“这都是叫狗日的田刮皮害的。”

提起田刮皮，谁不知他心毒手狠。工人用血汗换来的力资，他要按“倒二八”分帐，每次坐得八成。这还不算，在工人们分的两成中，田刮皮的大老婆、小老婆、小儿子还要从中摊分一股。前些时，田刮皮又把算盘上的九十一颗子拨了几遍，想出了一个更毒的主意：决定干脆不给工人分帐，拿着工人的那两成力资买砖瓦、购木料，还强迫工人放工后连夜做小工，盖了一座茶楼。名义上说是为工人办事，让工人分帐有个地方，实际上是挖空心思榨取工人血汗。

半个月前，茶楼正在上梁，田刮皮去了。徐大发的父亲在码头上累了一天，连口水都顾不上喝，就被逼去修房子。田刮皮为了赶时间，硬要徐大叔把木头扛上屋顶。几百斤重的木头刚一上肩，压得他冷汗直冒。他咬着牙，上了脚手架，刚走一半，直觉得腿发软，眼睛一黑，连人带木头滚了下来。黄万清等人闻声赶来，只见碗口粗的木头砸在徐大叔的右腿上，鲜血滴了一地，人已经昏过去了。当时，顾不上说别的，抱起徐大叔就朝医院跑。哪知田刮皮还撵在后面骂：“没得用的老东西，冲了老子的吉利，摔死活该。”穷哥们把徐大叔送进医院，七拼八凑借了些钱，好歹总算把徐大叔救活了。可是因为没钱，缺医少药，总难治好。

昨天傍晚，黄万清回到家里，听妻子说徐大叔的伤口烂得越来越厉害，一看家里没得一件值钱的东西，就出门找了他那个会寻草药的堂哥，弄到了一些草药。当他把草药送去

的时候，看见徐大叔脸色惨白，腐烂的伤口还在流着血水。老人流着眼泪对他说：“大侄子，我扛了一辈子码头，老实了一辈子，扛的货可以堆成几座山，可没有一件是自己的。如今汗流干了，落了个残废。人说‘码头做上岸，不卖油条就讨饭’。我现在是讨饭都难摸到门啊……”黄万清一阵心酸，安慰了老人一番……没想到隔了一夜，病情就恶化得这么快。想到这里，黄万清恨不得马上带领工人去剥田刮皮的皮，抽田刮皮的筋，但一转念，又觉得眼下还是救人要紧。他一咬牙，把搭肩朝腰里一搵，对徐大发说：“我去想想办法！”

办法，在这个世道上，穷人能有什么办法！徐大发一把拉住黄万清：

“大哥，已经有十多天没分帐了，穷哥们哪家不是穷得象大水冲过一样。我想找田刮皮借点钱，来跟你商量一下……”

“大发，田家的钱是要穷人的命换的，借不得。你还是在这里等我一会。”说完，黄万清转回仓库里拿上破棉袄走了。

明旺看到这情景，愤愤地说：“老子要有把刀，非要把田刮皮的狼心狗肺挖出来不可。”

在场的几个老年人叹了口气：“唉，刀把子在他手里，穷人有什么法子？”

人们闷坐着，过了好久，明旺忽然站起来拉了大发一下：“咳，我给你想个办法：田刮皮不是讲过明晚茶馆开张分帐吗？反正只差大半天了，我们去找田刮皮，要他把您和大伯的工钱先分出来。”徐大发踌躇了一下，心想这也是个办法，反正是自己的钱，也不是找他借。再说，也不能老难为黄大哥了。旁边两个小伙子也同意。于是，几个人赶紧朝景甫茶

楼奔去。

景甫茶楼座落在景甫路尽头的三岔路口，门面斜朝着大智路横街。新粉的墙，楼上十二扇朱红色的窗户，沿街一圈，排成个扇形，象一只只血盆大口张开着。一街两巷的人都说，田刮皮这条毒蛇，清朝政府时，他是大包工头，私运鸦片，发了横财。清朝政府垮台了，现在，他又和军阀吴佩孚勾结在一起。眼下，码头越做越大不说，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又轻轻巧巧地盖起了这座茶楼。

现在，田刮皮站在街心用枣木拐棍指指点点的，大小喽罗们正在往上挂着招牌。招牌挂上了，田刮皮朝后一退，仰起脑袋，眯起眼睛看了又看：“这招牌一刷金可增色不少啊！”他正得意的时候，忽听旁边有人喊：“田头佬！”他斜过眼睛一瞄，见是徐大发，只装着没听见。徐大发又喊了一声，才见田刮皮的心腹谏跛子跛过来，“什么事？站远点！”

明旺两个腮帮子气得鼓鼓的。

“谏先生，我父亲……快死了……”

田刮皮一听，枣木拐棍在地上狠狠戳了两下。

谏跛子慌了：“滚蛋，滚蛋！长着眼睛不看看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胡说八道的，不怕冲了大爷的财气。”

“谏先生，你跟田头佬说一声，我想……”

“你这个穷……”接下的“鬼”字到了嘴边，谏跛子想到犯了忌，连忙吞了回去：“大爷家里又不印钱，哪有钱借？”

站在一边的明旺早就火了，冲着谏跛子吼起来：“哪个找你借钱？你们已经十多天没有分帐，早该把徐大爹的帐分给他。”

田刮皮一听要分帐，心里一惊。他记起来了：早几天许过愿，等茶馆开张的那天分帐。可说是那么说，心里根本没有打算分帐。没想到这小子口气还不小。看来，不堵一下口，明晚还不好对付哩！他转过身来，冷冷地说：“你的梦做得不错咧！”随即把眼一翻：“哪个要分帐？”

“我们要分帐，我们都要分帐！”同去的几个人看到田刮皮这副神气，都火了，也吼了起来。

田刮皮本来就理亏，又摸不清这势头有多大，便缓了口气说：“就是分帐，也还不到时候嘛！”

“等到时候，人都要断气了！”明旺气得脸通红。

“一个支，两个借，坏了规矩，哪个担待得起？”

“什么规矩？”只听得人群外有人大喝一声。

原来，黄万清出来后，把棉袄送到当铺押了两块钱。待他转回码头，听人说徐大发和明旺到茶楼要工钱去了。他估计田刮皮是不会提前分帐的，但又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，看看田刮皮还想要什么花招，好想办法对付他，便随后赶来了。一到茶楼，看见穷哥们正和田刮皮争吵，他站在外面听了一阵，越听越感到口气不对，特别是听到田刮皮讲什么“规矩”时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就大吼一声，两步挤到里面，对着田刮皮厉声问道：

“拿我们工人的血汗当酒喝，这是什么规矩？”

田刮皮一看是黄万清，又气又恨，正想发作，可是贼眼一溜，只见里三层外三层已经围了好些人。心想：黄万清一向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当真闹起来，不光泼了自己的面子，还耽误了正事。等着吧，有机会收拾你的！于是马上又换了一

副面孔：“好说，好说，都是多年的弟兄，何必红脸伤和气。徐老大在我码头上也不是一天两天，现在有点小毛病，我田某再有难处，也是要想办法资助啊！这样吧，先拿几个钱去，用了再说。”

明旺一听这话中有话，就追问道：“什么时候分帐？”

“分帐？明晚茶馆开张，只要各位弟兄光临赏脸，那时再谈也不迟。”

黄万清早就听出了田刮皮的意思，知道他想赖帐不分。一时火冒三丈，真想跟他当场大斗一番，但转念一想，现在还不到火候，回去得和穷哥们先商量好对策。于是，挥手推开了谑跛子递过来的两元钱，也话中有话地说：“姓田的，工人们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明天还要多准备点茶水。”说完，拉着徐大发、明旺几个人怒冲冲地走了。

田刮皮闹了个倒憋气。原来只想这帮穷苦力容易对付，喝杯茶，两句话，连哄带骗，满可以把帐赖掉。但看今天的势头，倒蛮难对付。谑跛子见主子面带难色，连忙凑过来，嘀咕了好一阵，顿时田刮皮眼里射出两道凶光：“好，打得一场开，免得百场来，你快点去找人，明天晚上茶楼伺候。”说完，拄着枣木拐棍走了。

黄万清走出了人群后，把几张票子塞到徐大发手里，催他快去买药，大发一摸他的手冰凉冰凉的，再一看呆住了：“这么大冷天，你把袄子……”

“快去吧！这袄子过几天拿得回的。再难，我们也扶着一起走。记着，以后千万莫指望头佬发善心。”

“黄大哥，我一家多亏了你。”